國立大學校長：盼建機制解僵局

【台北訊】反服貿抗爭持續，台大、交大、東華、陽明、中興、中山等大學校長27日發表聲明，盼建立機制，儘快弭平政府、學生雙方歧見。

反服貿團體18日占領立院議場，23日晚間又有反服貿群眾占領行政院，之後遭警方強制驅離，引發社會關注。為響應行動，有大專院校學生發起自主性罷課。

台灣大學校長楊泮池、中山大學校長楊弘敦、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、交通大學校長吳妍華、中興大學校長李德財、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等6位國立大學校長發表聯合聲明，盼僵局早日落幕，讓學生盡早回歸校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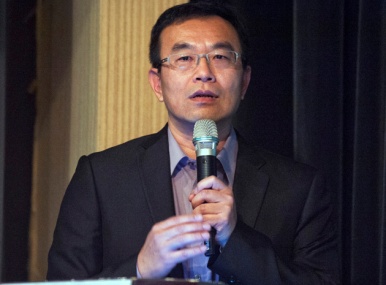
聲明稿中指出，肯定學生為社會和國家健全發展所做的努力，也支持學生追求民主程序的主張，同時堅持大學自主，反對大學運作受外界干擾；但也提醒學生不可跨越法律界線，造成不必要衝突，並強烈呼籲不應再發生類似行政院日前的事件，要求政府以柔性手段處理爭端。

學運持續延燒，6位國立大學校長也對目前社會現況，包括大學校園內的動盪和危及社會的和諧發展，感到不安，更不樂見學生學習受影響，因此希望建立機制，儘快弭平政府與學生雙方的歧見，讓目前僵局早日落幕。

聲明稿呼籲政府強化溝通對話管道，回應民間與學生的需求並凝聚共識，也建議可由不具政黨色彩的公正團體，包括社會賢達、學生家長、工商團體、專家學者等代表組成溝通平台，提供學生與政府進行有效和實質對話，使紛爭早日平和收場，學生儘早回歸校園。

# 調適氣候變遷 擬納12年國教

【記者黃文鈴台北報導】教育部27日舉行「氣候變遷調適通識教育暨學程課程成果發表會」，同時也發表研究為期兩年的「氣候變遷人才培育科技計劃」成果。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長邱仁杰指出，此計畫包括培訓種子教師、編寫高中以下三級補充教材、補助大專通識與學分學程，希望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學生都能了解氣候變遷的迫切性，並提出實際行動因應。



（上圖）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主任賴信志說，目前全國2百多所大專院校，已有半數以上學校有開設氣候變遷的通識課程、研習營培訓種子師資，藉此讓學生思考因應氣候變遷策略。（圖文／姜林佑）

自2012年起教育部開始推行「氣候變遷人才培育科技計劃」，去年第一階段已補助137門通識課程、11門學分學程，共152位學生完成認證。教材方面，幼稚園與國小、國中、高中等3階段教材，進度已至美編排版，尚需最後修改。教育部表示，要如何將氣候變遷調適教育納入12年國教，仍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。

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主任賴信志指出，目前全國2百多所大專院校，已有1百多所開氣候變遷的通識課程，並舉辦多場研習營，培訓種子師資，希望能藉此讓學生開始思考因應氣候變遷的策略，並採取積極措施，例如，評估各項環境衝擊的資訊、溫室氣體排放減量帶來的好處等，避免未來氣候變遷對環境產生衝擊，卻來不及因應的狀況。

[](http://www.lihpao.com/batch.download.php?aid=45791)

▲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科長邱仁杰期待，此計畫從幼稚園到大學的學生都能了解氣候變遷的迫切性，提出實際行動因應。（圖文／姜林佑）

# 郝明義提醒學生 「莫忘初衷」

【記者黃文鈴台北報導】前國策顧問郝明義26日自美返台，馬不停蹄地趕到立院議場與學生談話，他認為，學生此次佔領立院行動已完成階段性任務，成功喚起國人對於《服貿協議》的重視，並讓8成民眾了解《服貿協議》需要先立法再審查。他強調，不論學生未來如何離開議場，「你們已經勝利了。」

反服貿學生佔領立院第9天，議場內仍聚集逾兩百名學生。郝明義在學生邀請下，26日晚上7點來到議場，他指出此次「太陽花學運」對很多人來說是暴力，但這樣的衝撞卻敲醒人們注重《服貿協議》的警鐘。他說，面對大陸這麼大的市場，台灣不簽定《服貿》是不理智的，但首要注重國安，在政府不明確回應國安之前，《服貿》不能通過。

他舉例，在《服貿協議》中，對於從事殘障服務工作的公司，陸資公司可以營利事業進攻台灣市場，但目前國內卻僅能以非營利事業登記。他曾經問過國內公司，每一家都沒有擴大規模的企圖，「因為大家都知道是做善事，所以規模小就好。」他相信，在《服貿協議》內，類似不對等待遇的條款還存在很多，而有些弱勢連發聲機會都沒有。

此外，他也針對國民黨立委張慶忠以30秒通過《服貿協議》提出質疑：為何張慶忠可以不上主席台、不用宣布開會、散會，草率宣布通過，而這樣的程序還獲得行政院嘉許？他認為，蔣經國解嚴後所建立起的民主，在這30秒就摧毀了。如同「當眾強暴」台灣民主。

他也提醒在場同學「莫忘初衷」，不要忘記當初理性和平的堅持。在這場運動中，記住一個時刻，一個在日後回想起來會感到溫暖的時刻。往後遇到痛苦、不堪，想起這個時刻就能繼續努力下去，「即使一個人也能面對整個世界。」

他說，「各位必須思考：為什麼我們相信的民主政治走到這裡？台灣發生這麼多程序正義的問題，服貿只是冰山一角，看到台灣長期過去引以為傲的價值觀，如何被僵化、破壞。而經過這次佔領立院，能夠重新建構台灣新的價值觀，這場運動就是全新的出發點。」

# 面對青年貧窮化：邁向資崩世代

當代青年的思想與行動狀況，從台灣批判性學術社群舉辦的各種研討會議中，可以觀察到一些有意思的現象。例如台社學會2013年舉辦的「重返民間：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」研討會，有比往年更多的青年行動者與會發表。細究內容我們不難感受到，的確有許多青年在社會各個領域，進行了各種的行動與反思，甚至面對著某種「共同挑戰」。

### 漂泊一代如何「不逃往別處的逃離」？

舉例來說，2013台社學會研討會裡的一場「漂泊的一代：當代中國青年身分認同」Panel，四篇針對中國大陸青年處境的相關文章，閱讀起來竟有種「普世」之感。來自上海大學的王翔，他寫了〈漂泊一代：以「漂泊」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〉，文章裡面指出的社會氛圍，與從過去到現在的台灣，是如此地相似。文章寫到：

「在『經濟建設』的軌道裡，以『收編』漂泊者為基礎，生產出了『成功者』。所以漂泊者其實是不被看見的，被看見的只有成功者。……對青年人來說，這是一個離開了錢，什麼都無從談起的年代。……你賺得越多，你就越重要。反之，你就越是被邊緣化，甚至被污名化。」（王翔，2013：2-3）

王翔將廣大的中國青年，區分為「漂泊者」與「成功者」。他觀察到實際上作為被經濟發展成果排拒在外的「漂泊者」，鞏固起了相當少數、受眾所矚目的「成功者」們：

「……在這樣的狀況下，當一個『漂泊者』要表達自我的時候，他需要把自己講述成一個『成功者』，或未來的『成功者』的形象，才易於被大眾接受。」（王翔，2013：3）

換言之，這個時代的共同規則是：得要努力追求成為一個「成功者」，才會有希望、才會被認可。但是：

「這裡有一個基本的事實，在『經濟建設』的機制裡面，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能夠成為『成功者』。」（王翔，2013：3）。

甚至，漂泊青年不只被迫「漂泊」，當沒有出路時，還要承受輿論上的貶抑：

「當多數人被『繁榮』的魔咒剝奪了理想，除了混口飯吃，再也找不回當初的夢，也找不到語言來描述自己的時候，他們被看做是『個人主義者』，『沒有信仰的一代』『沒有理想的年輕人』。」（王翔，2013：6）

看來，「草莓族」的青年罵名是不分國界的。然而，儘管青年遭遇的匱乏與貶抑連番而至，王翔仍試著肯認：

「我所謂的這些『漂泊者』，其中有一部分是這個時代的理想主義者。」（王翔，2013：4）

被排除的青年們，不全然會依附體制的價值，他們也有不少人士選擇要走一條不同的路，挑戰既成的社會觀念。

有如研討會中另一位發表者李雲，在〈無處安放的青春—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〉中進一步對青年「漂泊者」深具期許地提問：

「究竟是應該『生活在別處』還是尋求某種『不逃往別處的逃離』？」（李雲，2013：6）。

是的，我們都想逃離這一切的壓迫，但我們究竟能逃去哪裡？「不逃往別處的逃離」，究竟該是什麼？

### 面對全球性的青年困境

青年對未來惶恐焦慮、表現不佳將遭到貶抑的種種狀況，其實也並非只發生在中國大陸。中國大陸至少還在充滿希望的「經濟起飛」階段。在成熟資本主義國家裡面，問題更加嚴峻，不論是歐洲、美國、台灣……，青年困境可以說是席捲了整個世界。我們越來越沒有別處可逃。

譬如說，歐洲這幾年有一個叫「precariat」的詞被發明出來─它是整合「precarious」和「proletariat」兩個字而來的，或許可以翻譯為「無產遊民」或是「不穩定的無產者」，經常用來指涉年輕的「失落一代」。

「precariat」這詞彙要說明的是：通常過去無產者的處境，是作為受雇的工人階級──因為沒有生產工具、必須出賣自身勞動力、忍受剝削、以換取工資。然而，經濟危機年代的無產者，處境或許更為悲慘，他可能「連出賣勞動力的機會都沒有」，有如當前廣大的青年失業者處境，連工作都不可得。其中不少甚至還得背負學貸，比一般無產階級更缺乏工作上的議價能力，成為債務壓力下的工作奴隸。

就是在經濟與政治都處於先進宰制地位的美國，它的青年也同樣困境重重。根據美國政府統計指出：當前美國大學學貸的狀況，已經到了平均每個大學畢業生背負了2萬6千美金以上，也就是將近80萬元新台幣的學貸。

巨額學貸讓一切的青年「夢想」、「理想」，都成空談。人們被迫向「正常生活」靠攏，規訓自身找到一份還得起學貸的工作，是一切優先。況且，80萬學貸還只是個平均數，很多人唸得更久、唸了私立大學，得負擔更貴的學費。無怪乎，2011年青年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，其中有一個最主要的訴求就是要：「反對人民背債」、「取消學貸債務」；相關的理論介入者也指明，反對債務已是當代無產者鬥爭上的一項關鍵標的。

### 面對青年貧窮化的「資崩世代」

回首台灣，狀況為何？

台灣也面臨青年貧窮化的狀況，應當是普遍的共識了。問題在於，原因為何？怎麼解決？似乎還沒有共識。

還記得，我和幾位朋友在2008年中，那時候民進黨政府剛下臺，我們曾寫了一篇稱為〈面對青年貧窮化宣言〉的文章，試著分析當時台灣青年貧窮的問題。

文章中，我們歸納當代台灣青年貧窮化有四個方向：一個是「勞動條件的惡化與彈性化」；第二個是「教育費用的擴張和文憑貶值」；第三是「生活費用的高漲和消費社會的席捲」；第四個是「稅制不公下的財政危機和世代不正義」。如今看來，四個向度的問題在綠營執政的2000-2008，和藍營執政的2008至今，都沒有多大差別，是一致地惡化。

新一代的青年受雇者面臨的是日益惡化、沒有前景的就業與生活環境。這問題很明顯不只是發生在某個藍綠政黨執政的時期。它和經貿政策上是否親中、反中，似乎也沒有明顯關聯。儘管日益有觀點認為兩者有關，但兩種方向的推論皆有：兩岸經貿整合將強化青年貧窮化，或不盡速經貿整合將導致青年貧窮化。平心而論，或許兩種推論皆有所誇大。例如，ECFA簽定前後，台灣受雇者的實質薪資其實並無明顯變動。

相對地，台灣內部自身的「資本主義因素」，縱容資產階級大肆剝削與掠奪工人階級、將各種公共服務私有化，才是導致青年貧窮化最主要的原因。這影響遠大於各種外部經貿整合因素，卻高度被忽視了。我們還欠缺一個堅實對抗青年貧窮化及其結構原因的青年勞工運動，來真的「奪回我們的未來」。

近來，開始有學者與社運稱這樣一個青年貧窮世代為「崩世代」。我們想進一步延伸：這「崩世代」的意涵，有沒有可能不只是描述自身貧窮的「崩世代」，而是一個包含階級敵對指涉、以及帶有行動意涵的「資崩世代 」嗎？（註）

所謂的「資崩世代」指的是，一方面，青年將會看穿「崩世代」為何而「崩」，正視它和資本主義體制的緊密關聯為何。二方面則是，青年能否就是去改變這個體制的世代，所謂採取行動、崩解資本主義的世代？

資本主義不會自己崩解。儘管有危機趨勢，它還是可能藉由擴大剝削、剝奪福利、惡化財政……等方式，繼續苟延殘喘，除非它的「掘墳人」真正出現。換句話說，「資崩世代」必須是一個包含作為行動主體的概念，否則它無法是對客觀現實的正確描述。

根本的「不逃往別處的逃離」或許就在此。「資本主義創造了它自己的掘墳人」、「工人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階級本身的事業」這兩句話，對於當今的「資崩世代」們而言，也仍是一樣具有啟發性的。（英國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）

註：「資崩世代」這概念和詞彙，是筆者和友人陳柏謙私下討論時，由他所提出來的。特別在此註明與感謝。

本文修改自拙文〈邁向「資崩世代」〉，發表於《台灣社會研究》季刊第94期，2014年3月。頁199-212。

參考資料：

王翔，2013。〈漂泊一代：以『漂泊』為視角看中國當代青年主體〉，發表於「台社學會2013年年會『重返民間：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』研討會」，臺北：台灣社會研究學會，2013.10.05-06。

李雲，2013，〈無處安放的青春——漂泊狀態中的求學邊緣群體〉，發表於「台社學會2013年年會「重返民間：從規範性論述到在地歷史解釋」研討會」，臺北：台灣社會研究學會，2013.10.05-06。



（圖說）青平台基金會2011年3月29日在台北舉行「拒絕畢業即負債‧反對青年貧窮化」記者會，多名青年現身演出行動劇，呼籲政府正視青年貧窮問題。（圖文／中央社